

原乡的面影

——20世纪台湾文学中的原乡意识

帅震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 世纪中国
台湾文学中的原乡意识”(09YJC751053) 结项成果

原乡的面影

——20 世纪台湾文学中的原乡意识

帅 震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乡的面影:20 世纪台湾文学中的原乡意识 / 帅震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108-2644-3

I. ①原… II. ①帅… III. ①台湾文学—文学研究—
20 世纪 IV. ①I209.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7220 号

原乡的面影:20 世纪台湾文学中的原乡意识

作 者 帅 震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济南天舜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644-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本书取名为《原乡的面影》，源于我在阅读台湾文学时的切实感受。作为一种文学想象的主导性概念，“原乡”在20世纪台湾文学中的存在并不仅仅局限于地域层面，也不拘囿于作家个体一段寂寞心事的具体感性表达，而更触及了台湾的离乱历史，在屡次遭到入侵、近代以来漫长的殖民地经历以及和大陆母体的长期疏离睽隔，使得原乡在现实世界中不断地失落和变异，其中蕴含着复杂的离愁别绪和历史感怀，在台湾文学中潜隐着连绵不绝的原乡情结，并具有了生命、文化、伦理以及社会历史等多重审美内涵。原乡的魅力在于其动态的流动性，20世纪台湾社会的每一次转型，都会产生大量“后顾式”的文学作品，它们在不同时代所呈现出的原乡影像，都相当一致地以写实与浪漫的笔调跟历史保持着一种对应的关系，在纸上建筑了一个世纪以来台湾的天空和土地。这些作品从不同的审美之维构筑了原乡形象，包括在极端困厄环境中的原乡守望，流落孤岛者在海峡两岸精神徘徊的“双乡心态”，放逐者无所依傍的悲情，乡土小人物的困顿和尊严，以及后现代社会中生命的哀愁等，其中有民族精神的创伤和挫败感，有人性的异化场景，也有人自身爱恋、悲悯、尊严等高尚的质地。同时，作家们创作了一批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品，《亚细亚的孤儿》、《城南旧事》、《原乡人》、《又见棕榈，又

见棕榈》、《台北人》、《乡愁》、《将军族》、《古都》等都已构成现代汉语文学的经典。

“透过文学去认识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远比透过阅读相关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报道来得真切。”^①可以说,作为一个“活”的文化情感积淀物,原乡的意象渗透在台湾文学现实区域性存在与精神文化物的每一个层面,显示出个人即时感受与历史惯性积累的双重折射。面对着一个不复存在的过去,每一个以抒发原乡意识为念的作家都会被一种或浓或淡的感伤意绪所笼罩,从而构筑了一个茕茕大观的原乡文本谱系,对其内涵的追寻即是回答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本源性问题。20世纪台湾文学中的原乡意识所展示的是时代变迁在作家心灵中的投影,包含着作家的精神苦闷和他们在多重认同危机中艰难的原乡追寻,以及他们借原乡追寻来重塑自我、构建精神家园的努力。“原乡”或“乡愁”并不只在具体感性的层面上去理解,更可以在“隐喻”或“象征”的意义上解读,即书写乡愁的作者把原乡看作生养自己生命、寄托自己梦想的“文化”或“理想”,其中最主要的精神内涵在于作家们对自己是历史意义中的中国人的体认,中国就在生命中,原乡形象和自我生命具有了价值同构的意义。因此,20世纪台湾文学中的原乡书写显示着当代台湾的部分和整体、现在和回忆,并隐含着对于未来的期许,它以众多的原乡书写构筑了一段众声喧哗的“历史”,作家们通过书写参与历史的进程,在对原乡的精神追寻和建构中,书写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原乡的再生过程。

当前祖国大陆关于台湾文学的学术研究,正经受着日益复杂

① 许俊雅:《2001年台湾文学景象》,《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第87页。

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交互影响,正处在一个思维创新和方法创新的时期。本书提出的原乡意识牢牢定位于“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这一出发点上。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中国文学,呈现出了明显的板块分割状态,这是它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新特征。但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文学在海峡两岸都有空前的发展,大陆和台湾的文学都是根源于中华文化母系,其深层的共同特征要远远大于表面的差异。20世纪台湾文学不仅仅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以自己独特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成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丰富和补充,并和大陆文学处在了共生互动的状态。20世纪台湾文学中的原乡意识既可以被视作中国古典文学中怀乡主题的承传和深化,又蕴含着台湾这片土地文化与文学的地域和历史特性,带有一种自身独具的叙述特质,它在台湾文学中因为能超越一己悲欢、反映一个民族时代普遍人生经验和心理经验的积存,而成为历史和文化在“种族记忆”中的投射。

台湾社会与大陆母体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疏离的状态,这样特殊的历史空间必然孕育出相应的文化性格、若即若离的态度、多元共生的态势,使得台湾文学本身充满冲突碰撞,不易辨识,而“两岸相隔”的观察距离更增添了梳理整合的难度,如其中的原乡形象在20世纪台湾文学中表现得纷繁复杂,其内涵也转换不定,需要对20世纪台湾文学中的原乡意识进行历史的、文化的和文本的整合。所谓的“整合”,就是在纷繁复杂、似乎各行其是的诸多文学现象之间找到隐于深层的脉动和联系,从而充实或更新对台湾文学史的认识,这就涉及对台湾文学从性质、定位、审美分析、价值判断到逻辑结构的全面评价。这种“整合”的方法是建立在对民族、国家、文化复杂性的充分而辩证的认知基础上,将台湾

文学视为中国文学母体孕育的特殊支流,科学地辨析两岸文学出现离析形态的历史因素,同时从文化归属视野肯定两岸文学整合统一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这种研究方法以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包容了富于辩证性的文化学和心理学的视角。本书认为,对“原乡”的追寻构成了20世纪台湾文学中一种内在具有“整合”能力的“精神”趋同性,从原乡这个文化视角出发,历时性考察原乡意识在台湾文学中的发生和演变,对20世纪台湾文学进行历史和审美层面上的整合,呈现出它在独特的历史和审美语境中所展现的丰富质地。本书将20世纪台湾文学置放于历史与文化交织、社会意识形态与文本生产双向互动的“知识空间”中进行重新审视,无意于全景式地描绘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而是从不同时代具有典范意义的原乡文本中遴选出富有文化内涵的具体作品,并努力选择一些以往研究所忽略的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作为讨论对象,将原乡意识置于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着重于时代的整体历史趋向以及时代精神对文学的影响。

作为文化建构的象征,我以为文学可以提供一个有力的角度,让我们一窥台湾历史的凝聚与离散,“遗民”与“移民”意识的此消彼长,殖民性与现代性的纠缠和创伤,大陆原乡与海岛“在地”的纠缠,城乡、族群论述与政治的角力等,这其中都有文学作者的身影,即使他们在时代有意无意的遮蔽和误读下无奈地失声与缺席,也必将成为铭刻历史的重要因素。

目 录

序 言	1
绪论 “原乡”的意蕴	1
第一节 “乡”与“原乡”	2
第二节 离散与放逐	20
第三节 认同与族群	30
第一章 困厄中的抉择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中的原乡追寻	46
第一节 民族认同与原乡守护	48
第二节 曲折的原乡怀想	60
第三节 “孤儿意识”的浮现	72
第二章 返顾原乡的姿态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怀乡”题材小说中	
的原乡意识	85
第一节 童年追忆与两岸情结	89
第二节 原乡神话的构筑	98
第三节 故乡的沉与浮	110

第三章 被放逐者的悲情

——台湾现代派小说中的原乡意识 122

第一节 自我孤绝的表征 126

第二节 今昔之伤与历史之痛 135

第三节 “大中国情结”的浮现 145

第四节 游荡者的追寻 154

第五节 南洋的原乡想象 164

第四章 一个逝去的乡土背影

——乡土写实小说中的原乡意识 176

第一节 乡村的忧郁 179

第二节 眷恋、还乡和精神救赎 192

第三节 原乡情结的终结 200

第四节 直面互相缠绕的历史 208

第五章 喧嚣里的静寂

——新世代小说中的原乡意识 217

第一节 都市中的反叛与眷恋 219

第二节 断裂的历史记忆 229

第三节 “老灵魂”的感伤追寻 240

第四节 女性意识与历史迷思的混响 252

结语 中华文化中的原乡 266

后 记 269

参考文献 272

绪论 “原乡”的意蕴

作为一种极富生命、文化、历史等多种向度的文学话语,原乡是作家经过内心的浸润、记忆的累积而成的带有极丰富美学内涵的一个动态概念,它是开放的,建构的,发展中的。原乡的浮现起源于原乡的丧失,20 世纪台湾社会经受了和祖国母体的长期睽隔,因此在 20 世纪台湾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连绵不绝的原乡风貌和蕴含着历史沧桑以及作家心灵痛楚的原乡意识,它们构成了台湾文学一种“显性话语”,成为一段用文字记载的悲凉历史。尤其在特定的时空,它可以溢出文学话语的场域,成为与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等时代宏大叙事有着紧密联系的政治话语的一部分,直接参与到社会历史的建构中。^①

原乡意识贯穿于 20 世纪台湾文学的发展进程之中,成为深置于作家内心的一种意念,并因为涵纳了诸多的文学主题和形态成为一个思想意识和言论写作的“公共空间”。20 世纪台湾文学中的原乡意识可以视作中国古典文学中怀乡主题的承传和深化,

① 2003 年 12 月 7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在美国接见侨界代表时,引用了余光中的《乡愁》,“这一湾浅浅的海峡,确实是我们最大的国殇、最深的乡愁”。2004 年 3 月 14 日,温家宝亦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引用了丘逢甲的《春愁》:“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以及钟理和的《原乡人》:“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它自身所负载的游子情结和羁旅意识无疑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都可以找到源头;同时,它又蕴含着台湾这片土地文化与文学的现实性,带有一种自身独具的文学特质,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而在表现主题和情感倾向上更多地带有心灵探寻、原乡回归以及历史感喟等内容,需要从文学文本的一些细微之处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辨析。作为一种课题性研究,对 20 世纪台湾文学的原乡意识进行考察,向原乡意识的深层内蕴开掘,具有从整体格局上把握 20 世纪台湾文学脉流的意义。

在 20 世纪台湾文学发展史上,原乡一直和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纠结,如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的有意识疏离和对中华文化的呵护;50 年代台湾小说中原乡意识与“反共复国”意识形态的游离和潜性对峙;现代派小说中对“中国情结”爱恨交织的情怀;乡土写实小说中“本土性”的回归和置换;新世代小说中对历史记忆的拒斥以及基于一种含混的“本土意识”的国族建构等。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风潮的丕变,台湾文学中的本土意识、分离意识和“台独”论调逐渐兴盛开来,这种思潮把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夸大为与中国文学相对立的属性,并对 20 世纪台湾文学中的一些经典性文本进行歪曲性解读,所以对台湾文学中的原乡意识进行辨析和阐释就有了去除“遮蔽”的意义。从原乡意识这个角度来考察 20 世纪台湾文学的整体呈现,也就具有了相当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乡”与“原乡”

“乡”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家乡”,在词典上的定义为:“自己

的家庭世代居住的地方”^①。这一定义包括了“家庭”——人类生命的延续,“世代”——时间的累积,以及“地方”——空间的外延三个重要的因素。“家乡”为人的本质存在中一个最核心的范畴,其中有亲属,有血亲的延续,还有共同生活的目标,它包含生理性的基本需求和心理层面的满足感。人们在此会有情感依附和根植的感觉,比起任何其他地方,家更被视为意义中心及观照场域,原因不外乎人类几乎皆趋向于把自己的家乡视作世界的中心,并且认为自己所在的位置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个人深深浸润在“家乡”氛围中而具有极强的主观性,产生了“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之类的说法,家乡菜可口,家乡人亲切,家乡的月亮更圆,恰如帕累托所说:“人类的大部分行为并不起于人们的逻辑推理,而是起源于情感。”^②就人的一般感受力来说,空间感总是较时间感更为敏锐,“家乡”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空间存在,通过定居活动的涉入,个体于家园空间中产生了情感的依附与地方的认同,家园成为一个附着有“地方感”的地方,于是个人的情感、生命经验与家园的地景、空间变迁之间,也因此产生紧密的相互交缠。

“故乡”一词可具体指涉着过去曾经定居过的家园空间,家园经过时空变迁后产生改变或失落,于是这个“回不到的过去”的家园空间就成为故乡的概念;其次,“故乡”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一个“乡”的空间范围,同时更是时间纵深里一段过往具有地方感的家园生活经验。最著名的故乡书写当推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一开头就点出“故乡”中所隐含的时空距离:“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第 5 版,第 654 页。

② (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 页。

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在船上,面对深冬苍黄的天色下,时间加诸于“故乡”的侵蚀与磨难,“我”感慨万端:“……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①从前的生长环境在时间的摧折中会发生变迁,但是记忆里的故乡却可以美好如初。“家乡”与“故乡”是一种时间用法上的差异。“家乡”是当下家之所在的乡土,“故乡”是已经离开了的家乡,两者皆包含了个人出生与成长的阶段,至于该阶段的时间长短,则与个人的生命经验与家庭(族)的迁徙变动有关。严格说来,每个人都有家乡,但未必都有故乡;但是有故乡的人,就一定有家乡。

故乡孕育了个体的生命,而个体的梦想也经由故乡渐次展开。一个人以真实的心灵面对着自己的故乡时,往往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抒情诗人,故乡因对其生命的存留成为他的心灵栖息地。他在故乡之外的世界经历了太多的游弋、撞击、挣扎、躁动和反叛而感到倦怠的时候,往往便记起了由各种自己熟谙的、在记忆中往复摩挲的风物所组成的“故乡”,它融进了每个人生之俱来的文化精神与个性特征,包含了童年、神话、根系、甚或“原型”等一系列构成原乡意识最为基本的元素。乡愁的平复只能通过回归故乡之一途,归乡意味着一度丧失的归属意识的重新复活,在它的支配下人们可以重新调整和检视现实中倾颓或失控的一切。所以,以抒发乡愁为念的作家就是常常“回家”的一群“游子”,他们穿行于故乡和异乡的时空之间,探寻着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嬗递,思索着归乡这样一个古老的命题,并急切地表达着对现实生存和命运前途的期待与关怀。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故乡的思念不仅意

^① 鲁迅:《鲁迅文集·呐喊》,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意味着对生命家园的赞颂与向往,更是对怀乡者人生的肯定与重构。因此,乡愁回溯人生与精神平衡的种种表现,不无积极意义。“每当艺术发生,亦即有一个开端存在之际,就有一种冲动进入历史,历史才又开始或重又开始。在这里,历史并非意指无论何种和无论多么重大的事件的时间上的顺序。历史乃是一个民族进入其被赋予的使命中而同时进入其指涉之中。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进入过程。”^①在乡愁中,作家们进入自己个人过去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就游弋在原型所组建的民族心理的历史之上,并在这一过程中超越了个人的局限性,感受着集体的力量。

长久以来,言乡必谈愁,言乡必生情,似乎是情随乡迁,乡唱愁和,“乡”随着时空的流转而益发无可言状,却能在作者心头生生不灭。“乡愁”是思念故土和伤心这些词的结合,表示一种回到一个人早年生活中某个熟悉地方的愿望。从现代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乡愁一词的起源为在远离家乡的地区奋斗、想念家乡的、讲德语的瑞士商人的种种症状,包括忧郁、抽泣、厌食和失望等。从“乡愁”(nostalgia)的希腊文词源 nostos(回家)和 algia(一种痛苦的状况)来看,乡愁是一种对重返家园的痛苦渴念,最终指向是“家”、“家园”这样的空间场所,它是精神的冀望所在,是扎根于人的内心深处,让人生有所依附和归宿的空间所在。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当现实不再是过去的样子的时候,怀旧就呈现了现实的所有意义。^②“怀旧的时刻是一种准备脱离过去、脱离一切结局和回

① (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载《外国美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46页。

② (英)蒂莫里·W·卢克:《美学生产与文化政治学:波德里亚与当代艺术》,载道格拉斯·凯尔纳《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陈维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响的文化标志,为将来的尽善尽美做准备。”^①可见,乡愁一方面指向过去的永远失落或远离的家园,一方面又指向在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关系中自我认识的努力和对未来的重写。“无论是哪种意义,假使不具备归属意识就不可能产生乡愁。这种场合的归属意识当然不是个人范围之内能够得以完善的,与群体意识连结一体密不可分,因而易受历史状况的制约。”^②

在中国传统的礼制文化中,乡土是人类的起源,“安土重迁”为社会所普遍遵守的基本价值准则,“中国人基本上是一个大陆性的民族,祖先血液中似乎含有过多的‘土性’。中国人对土地的执着,对故乡的依恋,使得中国人的个性中有一种几乎超稳定的保守固执、封闭自足的特征。”^③但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人口的迁徙、民族的融合、战争的纷起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不得不与亲人家园别离,而一旦离乡便终日被一种怀恋和归乡的意绪所笼罩,所以,乡愁是一种以乡土亲源为根基的集体情怀。从文学书写上看,乡愁见诸于中国文学可谓肇始既早,从古老的《诗经》、《离骚》开始,便出现了许多离人游子的幽怨愁绪,中国古典文学中反复出现的“长风”“飘蓬”“鸿雁”等诗性形象均是游子的象征,《诗经》中的《小雅·鸿雁》、《卫风·何广》、《曹风·浮游》浸透着迁逐者的漂泊感;屈原在《哀郢》中的“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展现了乡愁与生命的同构关系。到了战乱纷起的时代,人们与乡村和乡土的隔离日深,乡愁逐渐成为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岑参的“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李商隐的“凄凉

①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7页。

② (日)山口守:《白先勇小说中的乡愁》,《华文文学》2001年第1期,第50页。

③ 白先勇:《边陲人的自白》,载《第六只手指——白先勇散文集》,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宝剑篇,羁泊欲穷年”,苏轼的“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马致远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无不抒发着离乡者在未确定的空间里寻找归属的渴望。离乡在外的游子们无不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归故乡,“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就连病疾之人,也希望能够死于故里,归葬故乡,甚至是“魂归故土”,中华民族内敛式的性格使得“树高万丈,落叶归根”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是血统,乡是血脉所依附的土地,国则是人们归属感之所系,家族、家乡、家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稳固的奠基石,因此,乡愁可以作为中国家族血缘关系的延伸,又和国族意识有了种种微中见巨的联系。从某种象征意义上说,不绝如缕的乡愁乡思,可以视作一个逐步摆脱土地约束的文化允许其个体成员建构一个关于自我身份、情感依托之归属的故事,“迁移”是这个故事的主题词。以一种文化和文学范式面目出现的乡愁产生于一种丧失感,受到这种情感制约的主体无论是主动的离弃,抑或被动的放逐,都和生之养之的母体产生了隔离,“故乡的形成和存在,起源于最初的离别——倘若没有当年义无反顾的‘走异路,逃异地’,就不会有眼前时空意义上的隔绝,也就没有可能或者说必要来纪录‘我’辗转的回归。”^①事实上,作为人类基本情感一种的乡愁是主体离别和颠沛生活的产物,不曾离开故乡的人没有“故乡”的概念,只有时空意义上的隔绝,“离”与“回”的经历才使那个曾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召唤起沧桑人事中藏匿的个体经验和记忆。抒情主体无可奈何地面对着身处异乡的困境,

^① 唐小兵:《现代经验与内在家园:鲁迅〈故乡〉精读》,载《英雄和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自觉而又深刻地意识到自我无家可归的现实处境,于是,不在场的故乡风物成为他们祛除焦虑、移情解脱的依归,这时的“故乡”才获得一个完整的意义,这也是“乡愁”最为原初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愁的概念应该大于乡土所指涉的范围。

事实上,乡愁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存在着,在叙事中只能凭借一些具象化的事物来进行把握,或者说,以此作为线索进入到那个辽远的往昔中去。故乡中一些熟悉的、对作者来说富有意义的东西构成了思念中故乡的象征,并以此来达到以有限表无限、以形象显抽象的目的,所以,作家在进行乡愁书写时,往往设置一个作为情感的负载或投射的事物或场景。这些具象化的事物或场景构成了一个现实的“故乡”,同时它们又以自身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召唤结构,引导着人们去探寻他们心中未显现的那个故乡。因此,乡愁往往内化为作家心灵深处一个稳定的情感结构,里面包含着故乡不老的神话或异乡所不具备的美好,同其他任何一种原始意象一样,“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都有着在我们的祖先的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并且总的来说始终遵循着相同的路线……,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重新面对那种在漫长的时间中曾经帮助建立起原始意象的特殊情景,这种情形就会发生。”^①作家对故乡的返顾与叙述充满了诗意,然而这种想象性补偿毕竟不是故乡本身,作为乡愁的生发基础,故乡被虚化而推离了主体,成为了另外一种存在——一个无言的沉默的大地。故乡在人们心中的生成,往往内蕴着两个不同的向度:今与昔的对比,其中包含有那种故乡既近在咫尺而实远在天涯的隔膜,似熟悉而又陌生的怅惘,以及有时移事往或好景不再

①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页。